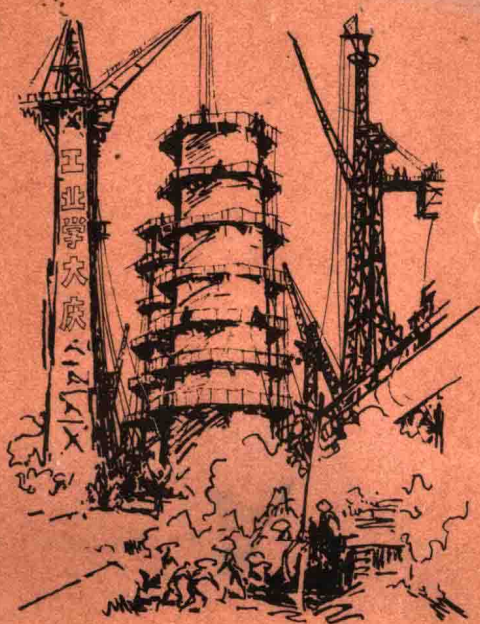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钢铁之歌

(报告文学集)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钢铁战士歌



钢 铁 战 歌

(报告文学集)

湖北省建设武钢指挥部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6月第1版

197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6·632 每册 0.30 元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一个粮食、一个钢铁，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。

目 录

师 傅·····	第一冶金建设公司	一 兵(1)
无形的平炉·····	武钢炼钢厂 石 路	陈尹士(18)
没有“工期”的施工·····	第一冶金建设公司	何歌东(27)
架 线·····	武钢大冶铁矿	马景沅(39)
抢在时间前面的人·····	武昌车辆工厂	武学青(48)
攻 关·····	十五冶第四井巷公司	邝山红(63)
机械工人之歌·····	武钢机械总厂	姬 仲(78)
钢铸铁打的英雄连		
·····	第一冶金建设公司 向阳兵	诗 锦(90)
奋战六十天·····	武昌区革命委员会	陈义堂(102)
焊花灿烂·····	第一冶金建设公司	李 丹(121)
三进红钢城·····	武汉市机电工业局	纪众智(131)
志气歌·····	第一冶金建设公司	胡兆安(142)
钢城在召唤·····	江岸车辆工厂	赵志刚(151)
红卫兵赞歌·····	第一冶金建设公司	向阳兵(161)

师 傅

第一冶金建设公司 一 兵

当我在沸腾的四号高炉工地采访先进事迹时，青工王小刚向我介绍了他师傅洪光明同志的英雄事迹。他以十分崇敬又十分自豪的心情开始说：“要说我师傅嘛，那可真好！他的心象火一样红，他的意志如钢铁一样坚硬，他的事迹可多了！一句话：他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，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英雄。”

前 线

前线，沸腾着。人群，奔忙着。

参加武钢四号高炉建设的钢铁会战大军，高举《鞍钢宪法》的光辉旗帜，以火热的激情，冲天的干劲，高度的智慧和惊人的毅力，投入了这场与帝修反抢时间、争速度的激烈战斗！

我的师傅，共产党员洪光明同志，带领着我们这个被会战大军誉为“工程突击队”的架工班，就鏖战在这最前线。

一排排脚手架，一节比一节高地升起来了；一块块跳板，一层比一层高地铺上去了。架工战士们，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，在结实的钢架上，细长的木、竹杆上，颤悠悠的跳板上盘旋着，攀登着，绑扎着。毛泽东思想育英雄，架工战士们发扬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的彻底革命精神，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，步步向前！

这时只见我师傅把手中的红绿小旗往裤腰带上一别：“同志们，各小组拉开距离，手把牢，脚踩稳，咱们再加把劲，把这组跳板运上去，给兄弟班提前搭好工作台好不好啊？”

“好！”一声吆喝，大家抓起抬杠放到已经湿透的垫肩上。“建四高哟，嗨哟嗨，连续作战罗，嗨哟嗨；彻底那个嘛，嗨哟嗨哟嗨哟，埋葬帝修反罗，嗨哟嗨！……”高亢的号子声，沿着脚手架撒向空中。

指导员来到了排长老吴跟前，责问道：“你怎么又让老洪连上了？！”

“这……叫我有啥办法？他，你还不知道，一上战场就什么也不顾了。到这咯，他又有好几天没下火线了。劝了几次也没有用。指导员，还是你去说说吧。”

指导员看着老吴恳切的神情，听着已经在头顶上响着的熟悉的号子声和坚实的脚步声，笑着说：“好吧！待会儿我再找找他。不过你自己可别让我再来撵罗……”说着，一对并肩的战友，便在高大的脚手架上爽朗地大笑起来。

这几天，我发现师傅越来越多地避开我们。碰上医生路过，等周围没人了，他便凑上前去，要上几颗丸子往嘴里一塞，装着无事一样，悄悄灌上一筒凉开水，又干起活来。若

问他是不是不舒服？他就借着检查扎结紧不紧，跳板搭得牢不牢为理由，不是岔开话头，就是走开。我最熟悉他的脾气：一个战役不漂漂亮亮的拿下来，那就是用吊车也莫想把他吊走。所以，你给他叨咕也没用。搞得不好，他还会“干你的活去，吵吵啥”克我一下子。但是，我也有我的办法：我除了一遇机会，就向排长、指导员插上两句之外，一看他抢危险、笨重的活儿，我就给他来个“先下手为强”，万一抢不到手，就采取“贴膏药”的办法，给他当当“警卫员”。要知道这还是指导员交给我的一项“特殊任务”呐！

那天，当我们班出色地结束了一个战役，向党支部报喜请战去的时候，没走多远，我就看见他身子晃了几下，跟着脚步也踉跄起来。我赶紧奔上前去扶住了他。同志们找来医生，一量体温：“都烧到四十度了！……”

一辆救护车，一路鸣着喇叭，从紧张的前线向后方医院急驰而去。我师傅，终于病重住院了。

然而，一个“跟着毛主席，永远上前线；为了四号高炉早出铁，豁出命来也心甘”的共产党员，怎能在医院躺得住呢？当他苏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洁净的病房里。他仰望着墙上的毛主席彩色画像，觉得是那样慈祥和亲切，禁不住思潮滚滚：解放前那被军阀、日寇、蒋匪帮糟蹋得不象样子的鲁南山区，他的一家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，都在死亡线上挣扎，冻死、饿死无人管。是党和毛主席把他从苦难的深渊救了出来，做了国家的主人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而今，生了点病，领导和同志们就这样关怀照顾，他越想越觉得心头热乎乎的，一颗颗晶亮的泪珠，从他那双惯于藐视一切艰难的眼

角滚到了枕头上。

在住院的几天里，我师傅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想着毛主席关于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”的伟大教导，在盘算着工地上的事情。

他想到：各种机具上还差两千多只螺丝没有落实，除平时拣拾的一点可以以旧代新之外，最少还有一半得赶紧叫班里派人去想办法，

他想到：砌炉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要用最快的速度建好四号高炉，吊盘就必须加大；

他想到：运砖的卷扬塔，过去安装时间太长，要和帝修反抢时间，就一定得按照毛主席关于“打破洋框框，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”的伟大指示，大胆革新。……

几天的医院生活，他把病床当战场。在病床上，他画出了一张张革新草图，和前来看望他的同志一遍遍地研究，终于设计出了加大吊盘和卷扬塔整体吊装的施工方案。

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，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。又是一个电闪雷鸣、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听说师傅要出院，我本想去接他，但临时接到通知要开批判会，便没有去成。到半夜醒来，听见屋檐上的雨水，还在哗哗地响着。想到白天苦战了一天，二班又在接着抢卸的那一列车物资器材，如果天亮前不卸完，不光是占车阻线，而且将极大地影响工程的进展。二班在冒雨夜战，困难肯定比白天多，能不能卸得完呢？这可是和帝修反抢时间的战斗啊！想到这里，我再也睡不安稳了，爬起来披上雨衣向工地跑去。在通明的灯光和闪电之

下，我投入了二班的战斗。

当我推着一车耐火砖，转过铁道岔口向工棚奔去的时候，一个大个子推着小车，从斜刺里抄近路跑在了我的前面。好熟悉的身影哪！我仔细一看：“啊！师傅！”怎么刚出院他就到工地来了？于是我加快脚步追了上去。

师傅好象知道了我的心思似的，也非常吃力地加快了速度。这样，我快他更快，好一阵子没追上。当他倒完车往回返时，我故意将车头横了一下才将他堵着。“师傅，你身体还没好，这么大的雨会淋坏的。你就在这棚子里歇歇，我多跑几趟不就行了……”“快干你的活去，吵吵啥！”师傅的语气火辣辣的。可是他在和我擦身走过时，却又轻轻地补上了一句：“别让指导员知道了，要不，你可小心……”没说完，他就推起小车跑了。

望着师傅那魁梧、矫健的背影，我一边推车一边想：师傅他为啥象钉子一样地钉在工地上？为啥处处想到党的事业？为啥时时刻刻都能冲杀在最前线？……

我想着，推着，脑海里只翻腾着这样一个念头：一定要象我师傅那样，一颗红心为革命，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！

攻 关

四号高炉以惊人的速度，顶天立地般站起来了！是那样的威严，雄伟！四个热风炉，昂首并肩，整齐地排列着。

我师傅带着全班战士，在高大的热风炉前奔忙，因为热

风炉的砌砖战役就要打响了。激战前的架工班，要为其他工序创造条件，因此比平时更加忙碌。

四个热风炉的三座运砖卷扬塔，就象一道险关，摆在架工班的面前。按照苏修的洋框框和过去施工中的旧条条，半个月的准备工作不算，光是安装时间，最少也得十二天。这样的进度，怎么能适应七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需要呢？一句话，太慢了！指挥部要求我们：连准备工作在内，在一周之内，必须结束卷扬塔安装试车的战斗。砌砖班组的战友们，早已在磨拳擦掌，纷纷请战，这更使我们的心象火燎一样地焦急。可我师傅却很镇静：白天，他一遍又一遍地领着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“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，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”的伟大教导，发动全班全力以赴抓准备工作，将器材运到现场，组织大家反复研究革新方案，做专用工具，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；到晚上，那可更有意思，你猜怎么着？嗨！反正那劲头我一下子说不清楚！

那天下班后，我们团小组开会，决定叫我写一篇批判稿子，以便参加第二天工地批判会。我写好后已经十一点多了，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正好经过我师傅的住处。见他房里还亮着灯光，我想催他早点休息，便迎着灯光走去了。这时，房门敞开着，只见他一个人坐在灯下，一边摇着芭扇，一边在饭桌上聚精会神地摆弄着一些用火柴棍儿绑扎的玩艺儿。闷热的室内，使他宽阔的脊背上沁出了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子。虽然他不断地用搭在肩上的汗巾擦着，但不一会又冒出一层来，在电灯光下，闪着点点晶莹的亮光。我轻轻走上前

去，一边用自己的扇子给他搧风，一边问道：“师傅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”

“别吵吵，你来得正好。”他说着便拉过一条凳子，让我坐下。

“你这是干啥呀？”

“我想把这运砖卷扬塔再琢磨琢磨。你看，这是四个热风炉，这是我们要安装的卷扬塔。”师傅一边说着，一边将四个玻璃杯和火柴棍架子朝我面前拉了拉。

“在工地一天到晚的合计，老有啥摆弄头。再说你又不是第一回安装这玩艺，到时候，你怎么指挥我们怎么干，准保误不了事儿……”我本想随便宽慰他几句，好让他早点休息，那知却把他惹的直冒火。不等我住口，他便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嗨，你想得倒容易呵！同志，问题没那么简单！建一号高炉，卷扬塔是在‘专家’指挥下，按照洋框框干的，一块块地吊，一节一节地爬，一座四十五米高的卷扬塔，竟花了四天半的工夫才装好。建二号高炉，我们想试着搞整体吊装，攻破这道难关，但有些人受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很深，死抱着‘洋奴哲学’、‘爬行主义’不放，硬是不让干。我们虽然想了很多办法，但由于没有解决根本问题，一座塔仍然花了四天时间。那时你没有来，这些情况你还不清楚。……现在建四号高炉了，难道我们还能让它死死地拖住我们的后腿吗？”说着，他将早已翻开的毛主席著作移到我面前，和我一起学起来：“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，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前进。”毛主席的伟大教导，使我明白了师傅激动的原因。

“现在，我们要尽快建成四号高炉，就非攻破这道难关不可！咱们不但要解决卷扬塔的快速安装，更主要的是要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！小刚，今后遇事得先从这方面多想想。”说到这里，师傅便抓起汗巾在脸上背上擦起汗来。

接着师傅又指着火柴架对我说：“现在就剩第二段塔身在高空就位不好办了。你看这塔身是紧挨着热风炉体上的，距离炉壳太近了，稍有不慎，悬空的塔身就可能撞上去。来！你把这两节架子给吊起来，咱俩再试试，看到底该怎么就位好。只要咱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，拿不下它来！”

于是，我拿起那根头上拴了一条线绳的筷子，操纵起“塔式吊”，和他一起忙合起来。可是不知咋搞的，火柴架子不管从那个方向靠上去，总要碰着玻璃杯。这时座钟已经敲了三下了，我们的试验仍然没有新的进展。

“小刚，不早了，回去睡觉去。”师傅说着，那两道浓眉更紧地锁在一起了。

“不！你几夜都没好好睡了，要休息咱俩都休息……”

“吵吵啥，快走！抓紧点还可以睡上几个小时。我瞌睡少……”他边撵着我边抓起汗巾走进厨房拧水龙头去了。

“不行！决不能让他再熬下去了。”我想着，马上奔向桌边，拿起那些火柴架子赶紧离开了他的家。

在回宿舍的路上，一股亲切的激流在心里翻滚着：我有一个多好的师傅啊！别看他没多少文化，可他站得多高，想得多远，又工作得多么认真、扎实呵！我不时回头看着那扇熟悉的窗户里仍在亮着的灯光，想着还在那灯光下艰苦奋战

的人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“完全”、“彻底”这四个大字，就象一轮火红的朝阳，在我心田深处升腾起来。

当一、二、三号高炉以金红的铁水，迎来满天彩霞的时候，我迎着欢乐的晨风奔向工地。刚到，就见我师傅早已在那里忙开了。“师傅，我想到办法了，你看看行不行呐？”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边嚷着边向师傅跑去。

“是不是在塔身起吊时，四角同时定向呵？”师傅笑着问我。

“对！那样准保塔身平衡上升。”我说着，暗暗庆幸和师傅想到一块去了。

“那样越升高，绳索的拉力就越大，恐怕人力拉不住……”师傅担心地说着，环视着现场周围。突然他的目光闪亮起来：“小刚，还能不能找到一台小卷扬机？你看那里已经有一台了，咱们仓库还有两台旧的，修一下就可以用。在塔身被吊起之后，从四角同时用卷扬机往上放绳子，你说怎么样？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没等师傅说完，我便喜得高声地叫了起来。

下午，在现场批判大会胜利结束之后，我们又投入了新的战斗。可是偏偏又出现了新问题。几台塔式吊白天都在忙于吊装高炉炉体和热风炉顶上的构件，一时半时还腾不出空来，若硬要在白天安装，就只有将其他工程项目往后推，等于割肉补疮，那更不是办法。

“同志们，现在咱们要尽一切努力来抢时间！坐等塔式吊空出手来，那是不行的。只有走夜战这条路了。……”

“夜间安装？！”同志们没等师傅说完就七嘴八舌地惊问起来。

“搞整体吊装是个新方法，还是放在白天稳妥些。”

“反正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大大抢在前面了，迟个天把两天也没关系。只要塔式吊一有空，我们保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！”

“能在夜间将卷扬塔安装成功，那当然好啊！就怕万一黑灯瞎火出了事不好办……”

“和帝修反打仗，难道夜晚就不打了？”师傅笑着问大家。

“打呀！那越是夜晚越好打呐！可这不一样。拼装起来的塔身，一段就二十来米长，夜晚高空作业可比白天困难得多呀！要干，咱们还得多想些办法才行。”

“是呵！”师傅说着便翻开毛主席著作，和大家一起学起来。在傍晚的工地上，传出了“中国人死都不怕，还怕困难么？”“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，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”的朗朗诵读声。毛主席的教导象灯塔一样，照亮了我们夜战的航程，使我们满心豁亮！大家针对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，提出各种各样的合理化建议。这时，党委也为我们夜战派来了支援队伍。兄弟班组的战友们，一到现场便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一条条切实可行的措施，使夜战方案更完整，也使我们更加充满了胜利的信心。

激烈的夜战开始了！

师傅口衔哨子，手持小旗，在灯光下来回安排着，指挥着。随着“嚯嚯”的哨子声，随着红绿小旗的不断挥动，一组在地面组装好了的塔身，很快就安装好了。

乘胜前进，我们很快又将第二段塔身挂牢了钢丝绳，并将四角定向绳调整完毕。但起吊不久，便听见我师傅一阵急

促的哨子声，只见他挥动小旗命令停止了。我正想问个究竟，刚开口就被身旁的老耿师傅制止了：“别吭声，老洪可能又发现了新问题。”

“同志们，暂停一下。”我师傅用手指着黑苍苍的上空继续说：“你们看，第一段装上后，现场原有的照明灯不够高了，整个高空作业区里只剩下塔式吊顶上那盏灯，但太高太远，光线太弱……”

“我去通知电工来赶装！”我说。

“不行，等装好灯天也亮了。为了支援世界革命，咱们一分钟也不能等！再说，第二段已经吊起这么高了，难道再将它放下来？咱们既然发起了冲锋，就决不后退！”

“老洪，这段上去，只要稍一晃动，就可能撞歪刚安装好的第一段呐！”老耿师傅紧锁眉头急得直搓手。

“搞不好，还会把穿一、二两段连接螺丝的同志撞下来呐！所以，我爬到第一段尖顶上去找正，耿师傅你来代替我指挥！”说罢他便将哨子和小旗塞到了老耿师傅手里。

“师傅，你不能去，要我去！”我着急地嚷起来。

“吵吵啥，关键时刻我应该冲在前。再说，你还缺少在这种危险关口作业的经验，老耿师傅年岁大了，上去下来不方便，还是我去合适。小刚，你在这儿好好协助老耿师傅！”说完，车转身便向黑黝黝的上空攀去了。就这样，从当天的深夜到第二天清晨，我师傅始终战斗在最艰险的岗位上，直到三座卷扬塔全部安装完成。

按照洋框框最少要十二天才能做完的事，今天，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，仅用了六个小时就完成了，为快

速建成四号高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！

战 险

武汉的暑热，是全国有名的。四号高炉工地上，数十辆机车在“突突”地喷烟，百十把电焊钳在“嗤嗤”地冒火，一、二、三号高炉不断地出铁、倒渣，加上正在“三伏”天里，整个工地炎热得就象个大火盆。人们身上成天不见干处，汗珠掉在钢梁铁架上，“吱”地一声，马上就变成一点白印子。真是“摸啥啥烫手，人走汗珠飞”呀！

我们筑炉工人，正是挥汗如雨，日夜奋战在六十多度高温的炉膛里，运料砌砖。为了争取热风炉系统提前在“九·一三”——毛主席视察武钢十二周年这个光辉日子里烘炉，确保四号高炉在国庆二十一周年前夕流出铁水，我们展开了决战！

可是，就在这紧要关头，一件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了：刚挂到炉顶安装砌砖吊盘的十四根钢丝绳和麻绳，在三十多米高的空中绞扭在一起，上不去，下不来，摇摇晃晃，越缠越紧。

怎么办？若不及时排除故障，下一道工序就无法进行，就势必拖延高炉建成的时间！

不行！非立即解开不可！白班的同志们，苦战了一天也没解开那个纽结。同志们的心啦，一个个急得直冒火！

钢绳纽结在半空中摇晃着，它象大渡河上的铁索桥、上甘岭上喷火的堡口一样摆在人们面前，检验着我们对党对毛主席的赤胆红心，衡量着筑炉战士的钢铁意志！在这关键